**醉梦花**

白马秋水醉花雨，清月孤灯梦菩提。

这是当今江湖最厉害的八个高手。也是八个20多岁的年轻人！

白马小安，秋水小柯，“江湖第一美人”花雨，还有--醉，醉也是一个女孩的名字。清

月僧，孤灯客，菩提子，还有--梦，梦也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多少轰轰烈烈的故事？

幸好，我全知道。

现在，就讲给你听。

--酒正喝到最好的时候。

正是所有往事涌上心头，热血沸腾的瞬间。

看着满桌的宾客亲友，听着今夜的笙歌管弦，我又一次泛起淡淡的忧伤。

欢笑，仿佛遥远；一种深深的苦痛，却近在身边。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个响亮，年轻的声音在门外响了起来。

“心怀相思意难平…”

我应声答道。

顿时，在座的男人的眉头全皱了起来，而所有女客的眼睛猛然明亮了一下。

一个白衣如雪，面带笑容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他的眼神有着老人般的沧桑和成熟；他的神情象处子一样的羞怯和矜持，他的微笑如同

孩子一般的天真和快乐。

他自信而且坚定，随和而且悠闲。

我握住他温暖的手，向大家含笑介绍道：这就是江湖上名声响亮的----白马小安！

小安坐了下来。

酒，倒在碗里。我们一次次的尽饮长笑。

于是，小安开始讲故事。他的故事，简直就是传奇。但我们都爱听。

“我来的路上，在一个半山湖边的亭内，遇到了一个独自喝酒的女人。她一身杏黄的衣

衫，披着长长的黑发，看我进来，笑了。我是来杀你的，她说。我不问为什么，也不问谁让

她来的。只是坐在她对面，自己倒了杯酒，喝了下去。咱们可以赌一赌，她说。好的，我

说。我很喜欢和女孩子喝酒，更喜欢和她再赌一赌。她拿出两粒骰子，随手一掷，是两个

六。该你了。我扔了个六，一个四。好，这你就输了。你输我六次。她笑眯眯的说。我问：

输六次，怎么样？她说：就让我砍六刀！这时，阴郁的天空一阵凉风吹过，满天的急雨冲了

下来。我笑了。说：那你输了，我不砍你，行不行？她盯着我的眼睛，说：行。你随便。我

把她仔细看了一会儿，说：你输一次，我吻你一下。”

小安讲到这里，悠然喝了口酒。笑着看着桌上的朋友们。

大家都不做声，等他讲下去。

忽然，小安问对面的“鬼魅娘子”叶莲儿：如果是你，你怎么样？

叶的老公，“幽灵判官”孙雷，一张脸顿时拉了下来。

叶莲儿似乎视而不见。笑着说：我…，当然，同意，…而且…

孙雷大喝了一声，就要发作。

我瞪住孙雷，扫了一眼叶莲儿，对小安说：讲下去。

“她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开始赌。开始那六刀是不算的。我一抬手，就扔了个双五。她

只要扔的骰子里有五，就输我五次。可她笑盈盈的掷出了双六。这回我危险了。但我扔了一

个三，一个一，没事。该她了，但她似乎很有把握。骰子转着，似乎要停在双二上。正在此

时，我有些难受，就大声的咳了一下，谁知怎么搞的，骰子居然停在一个五一个六上！我瞧

着她乐，她有些急了。忽然说：你欠我六刀呢！和女人能讲道理么？我只好答应了。雨，扑

进亭内。带着零落的落花。但那六刀，飞舞着，象最迅猛的雨丝，最眩目的花香，铺天盖地

的而来。但不知怎么，就是砍不到我。等她收住刀，我无奈的向她笑笑。说：该我了。”

这回是孙雷沉不住气了，问：后来怎么样？

叶莲儿狠狠的剜了他一眼。

小安笑笑，说：今晚，真好的月亮，真好的花香，真好的美酒！

我也喝了口酒，对大家说：小安的传奇，总是这样，没有结局的。

--我在等人。小安说。第二个杀我的人。

是她告诉你的吧？我问。

他点点头。是“开山巨斧”，一个很棘手的家伙，他慢慢的说。

不用等了，我看着原野上的阳光如水，说：我已经把他杀了。

哦？小安的眉毛跳了一下。看来你知道很多事情。

我笑了笑，说：是的，我也有故事的。

可是，你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可我们的故事你都知道，这是不是很不公平？

小安沉声说道。

我默了一会儿。没有再说话。

你这样多情，早晚会毁了自己。我深深吸了口半空的香气，说道，可是，小安笑了，

说：对于一个想毁灭你的女人，除了爱她，你还有什么选择呢？

我想不出来。只好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爱是我的武器，是我的一切。小安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忧伤。

最近江湖上风传一件事情，小安说，说“夜游神”又出现了，说就是你，文如墨。

我哈哈笑了两声。看着小安问：你信吗？

小安看着我，问：你是吗？

我摇摇头。他点点头。我想了想说：如果你要找他，我可以帮你。

这一夜，风很大。我们在山顶已经坐了很久。

小安似乎满怀心事，他在黄昏的时候出去过一趟。

我们都不说话，看着那条小路。

小路的尽头，是一间爬满青藤的小屋。

有隐隐的灯光和轻轻的琴声，在这寒风呼啸的夜里流淌。

这时一个人缓缓的踱过来。他走近窗子。

和我一样，他也在窗子上点了个洞，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小安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难道他也知道这里面的秘密？

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你为什么不进来？

那个人静静的站着，慢慢的说：我决定了。

是么？很好，我很快乐…，这声音优美而且伤感。

我知道，你不会属于任何人的，当然也不会属于我。我只好放弃。他说。

那个人转过身，把灯光，琴声和叹息留在身后。

我对小安说：我去盯住这个人，你进屋子，好吗？

小安已经跳了起来，很急切的冲了进去。

那个人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来，冲我微微一笑。

--你就是“夜游神”贺天飞？我伸出手来，向他问道。

他使劲握住我的手，说：没错。“心圣”文如墨有差，我岂敢不从？

我笑了一下。看了他一会儿，说：我怎么很想和你打一架？

贺天飞歪着脑袋想了片刻，认真的说：不了，我打不过你。于是我们两个哈哈大笑起

来。

那个冲进屋子里的是谁？屋里的又是谁呢？贺天飞问道。

你也许不应该知道的。我慢慢的说。

好的，他冲我神秘的笑了一下，说：你派来找我的那个穿杏黄衣衫的女孩３さ\*好漂

亮！

不管怎么说，我很感谢你。我真诚的说道，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只要你有事，尽管说

话。

哦？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说：请你帮我送一封信。

好的。我说：我可以不问谁写的，但我必须知道是要给谁的。

贺天飞抬头看了一眼天空，说：你一定要在三天内交给秋水小柯。

我走回屋子的时候，那些哭泣已经渐渐的弱了下来。

我在窗外站了一会儿，心里一阵好笑。

谁知道那个年轻风流的白马小安，已经有了一个深爱着他而且他也深爱着的妻子？如果

那些暗恋小安的女孩们知道，岂不伤心之至？

但居然就很少有人知道。

于是就有很多的女孩出现在小安的生命里。

于是小安的妻子就一次次的伤心。

我和她，已经很早就认识了。

我为什么要成为小安的朋友呢？

我为什么还是难以忘记？还是以为她做事为荣？

我们三个人，只有小安是最快乐的。因为他没心没肺。

可是我们谁也无法讨厌他，即使他很荒唐，很出格，因为他实在太可爱了。

白马小安走出来，显得很疲倦，憔悴。

他不说话，我也不吭声，陪着他走了很久。

小安忽然转向我：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你到底安排了什么？

我笑了，问道：你黄昏去哪里了？

小安有一点生气，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手在找他的剑。

她是不是告诉你我很风流，很伤她的心，让你帮助她，使我回到她的身边？他厉声问

道。

我不置可否，我的手也在找我的弯刀。

我们的目光对视，月亮在云里穿行，使大地明明暗暗。

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小安忽然重重的叹了口气，就一头栽了下去。

我急忙上前，扶住他。月光下，他的脸色发紫，竟然受了很重的内伤。

我回头望去，远远的，那间爬满青藤的小屋已经燃起了火焰。

我扶着重伤的白马小安，拿着必须交给秋水小柯的信，觉得自己的麻烦大了。

--

我坐了下来，把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想了一遍。我只好再次求百合帮忙了。

我真的不愿这样做，这样又欠她一个人情。

她曾经很得意的说：我喜欢你欠我的，我要你慢慢的还。

想起来就令人头痛。虽然我也很喜欢她。

掏出烟花，放了出去。在夜空里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短暂的一瞬。

那是百合花，她曾经告诉我，你一放出来，我不管在哪里，都会赶到你身边。

果然，只是片刻的工夫，我听见山路上传来马车的声音。

百合，那个披着长长黑发，身穿杏黄衣衫的女孩，让我很喜欢又很不耐烦的女孩，坐在

马车上得意洋洋的冲我傻笑。

如墨，她含情脉脉的看着我，说：又有麻烦了？

我刹那间想说很多话，但说出来竟是：你真让白马小安吻了11下？

说完我就后悔了。

果然百合乐得阳光灿烂的，盯着我说：你吃醋了？你也吃我的醋喽？

我只好装做不在意的样子，淡淡的说：不是，我怕这么优秀的男士，就这么被你骗到手

了。

什么？百合大叫了一声，跳了下来，一把就向我的耳朵揪来。

我急忙闪躲，她居然使出了擒拿手，说句实话，真打硬拼她走不过三招，但她点穴擒拿

真有几下子，于是我竟被她结结实实的拧了一下耳朵。

然后她就开始低低的哭了起来。很委屈受气的样子。

唉，每次都是这样，我实在熟的烂透了，她怎么百演不烦呢？

只好低声下气的赔礼，逗乐，自责，但我的眼睛和心思全在她的马车上，挺不错的车…

∧阌衷谙胧裁矗克⒕跷倚牟辉谘桑制亩迤鸾爬础\*

我只好指天咒地，心里奇怪我怎么就受不了她哭呢？其实不哄她又怎么样？我在心里盘

算着。

说你喜欢我，她抽抽搭搭的说。

我叹了口气，愁眉苦脸的说：我喜欢你。

不许叹气，好好说，再说一遍。她低着头，捂着脸。

我深吸一口气，万分真诚的说：我，喜，欢，你！

透过指缝，都能看见她在偷着乐呢。说你爱我，快！她命令道。

我爱…，啊，我及时刹住，生气了，说：你太过分了！

我转过身，不理她了。百合却小鸟依人般的凑过来，拉着我的袖子，晃着说：不生气，

不生气，墨哥哥不生百合的气。

月光把她的身影投在我的眼前，夜风把她的发丝拂上我的脸庞，除了再叹口气，我又能

如何呢？

真不知我前世欠你什么了，她幽幽的说，让我这辈子这么还。

月光照着她的眼睛，有亮亮的光在闪，她凝神看着远方，很痴迷。

这一刻真让我心动。她要永远这样多好。

可是，不到10秒钟，她的睫毛一转，又跳了起来，拍手笑道：哈！你吃醋吃的好厉

害！居然把白马小安打的这么惨！

我这才想起小安，急忙把刚才的事情给她讲了一遍。

不！百合警觉的看着我，说：你不要让我照顾他，你去送什么狗屁信！我要和你在一

起！

女孩子不许说粗话！我训她，拍拍她的肩膀，说：就求你这一次嘛。谁让他是我的朋友

呢！

朋友！你就只有朋友！我再也不要理你了，和你的朋友过一辈子去吧！她的嘴噘的好

高，说：本来帮主让我来杀他的！你倒好，偏让我勾引他，还让他老婆知道，又演戏又安排

的，你以为你能让她幸福！你以为你能改好他！你还把“开山巨斧”杀了，帮主怎么会放过

我们！

害怕了吗？我抚着她的肩膀，柔声说道。

当然怕！帮主的厉害谁不知道！她打了个寒战，又低低的说：可是和你在一起，就什么

也不怕了。别离开我，好吗？

可是…，我沉吟着。忽然说：你再不管小安，就永远也治不好他了！

百合叹了口气，雾眼朦胧的看着我，说：我听你的，都听你的。

把小安放在车里，百合冲我一笑，说：你不怕我和他…

那最好了！我耸耸肩，说：再好不过了。

才不呢！她哼了一声，说：这样你就可以找她去了？做梦吧！我知道你忘不了她，她有

什么好的？每次找她，都从窗外看人家半天，她就那么好看？我就是缠着你，就不让你动什

么坏心思！

我哑口无言。良久才说了一句：你还让他吻了…

才没有呢！她笑嘻嘻的说：我还不知道小安？早有准备！我在嘴里含了朵花，他结结实

实的吻了花一口！

啊？我心里一阵高兴。但仍然沉声道：我让你拖他一夜，你们做什么了？我闻见他的衣

服上有你的香味！

我坐他怀里了！她满脸无奈的说，真没办法的。

我气的一下就跳到她面前了，怒吼道：真的！？

她被我吓了一下，马上就笑的鲜花盛开的，说：哈！你还是爱我吧？这么在乎我呀？

就算是吧，我愤愤的说：到底怎么回事？

她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笑着说：我用迷香把他迷倒了，迷香总是在我身上装着呢。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长了个狗鼻子？

--香车美人，绝尘而去。

我忽然觉得很累，很疲倦。于是坐了下来，看着模糊的山峦和迷蒙的林梢。

百合！其实我是那么的深爱着你！我心里吃力的喊着，夜的沉默寂然无声。

可是，为什么我还忘不了她？

是不是你太爱我了，我不费任何力气就可以让你那么的爱我，我只好继续的爱她，因为

她对于我来说，是永远也得不到的？

你实在不懂我，我也实在不懂自己！

我躺在草地上，看着孤单单的星，露珠湿了我的脸。

这时，一阵飘然的酒香从上跌落。

我一跃而起，在微蓝的月光下，一个背影静坐在一块岩石上。

朋友！你也满怀心事，难以入眠吗？我对他说道。

他的长袍被山风吹的要飞起来。他并不回头，只是闷声的说道：石头上有酒，自己取好

了。

我毫不客气，拿起葫芦，仰天而尽！

好烈的酒！

我被燃烧了起来！

我的意识在飞翔，在舞蹈，在狂奔！

我真想冲到悬崖尽头，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一声，纵身而下！

我眯着眼睛费力的看着那个人，我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倒下。我知道我在摇晃，在喘息，

风扑打我脆弱的胸膛。

他站了起来，依旧背对着我，说：我有些喝多了，我们跑跑，怎么样？

好！我咬着牙说道，你先来。

他猛的一抬头，斗笠飘然而落，一头乱发随着猛烈的山风乍起！

他抬头一声长啸，群山万谷轰然响应。

一跺脚，他冲天而起，在山路上飞奔而去。

我也和了一声，昂首挺胸，大步快跑。

已经看不清脚下的路了，已经看不清路边的风景了，我们长歌大笑，一路狂奔！

我们踏着荆棘，跃过坎坷，急速冲下，最后一起掉进了一个小潭里。

在水里，我们挣扎着，寒冷劳累酒劲眩晕使我们开始下沉。

我不要死！我在心里喊着，手拼命的抓，终于握住了他的手。

我们互相握了一下，一起发力，从水底冲出水面！

哈哈！我们还不忘相互给了一拳，然后又各自沉下，游上了岸。

在巨石上，我们都飞快的把衣服除尽，赤条条仰在山风月下。

幸好！我看了一眼油纸包，说：我的信没有湿。

他个子很高，面容消瘦，眼睛发出冷漠的光芒。他也许很久没有笑过了。

他的脸上抖了一下，也许是想有什么表情吧。闷声说：湿一封信又怎么样？

我笑了笑，说：这是朋友所托…

他依旧那个腔调，说：朋友又怎么样？

我笑了笑，说：那你觉得什么怎么样？

哈哈！我们还不忘相互给了一拳，然后又各自沉下，游上了岸。

在巨石上，我们都飞快的把衣服除尽，赤条条仰在山风月下。

幸好！我看了一眼油纸包，说：我的信没有湿。

他个子很高，面容消瘦，眼睛发出冷漠的光芒。他也许很久没有笑过了。

他的脸上抖了一下，也许是想有什么表情吧。闷声说：湿一封信又怎么样？

我笑了笑，说：这是朋友所托…

他依旧那个腔调，说：朋友又怎么样？

我笑了笑，说：那你觉得什么怎么样？

他哼了一声，傲然道：什么也不怎么样！

白马秋水醉花雨，清月孤灯梦菩提，你难道也认为不怎么样？我问道。

我可以把他们一个个很痛快的杀掉！他轻蔑的说。

--那年芦花秋水，黄昏古道，一骑绝尘，象只飞舞的蝴蝶，象片坠落的兰花，马蹄的

的，风烟萧萧，剑光温柔的就象情人的初吻。

于是多少年谈之色变的黑道枭雄和一众杀人如麻的恶人魔头就象溅起的水花，破碎在月

光下的田野里。

那白马骤然停住，一袭白衣如雪，一垂长发如瀑，一张英俊而年青的面庞现了出来。他

的眼睛有着老人般的成熟和深邃，他的面容有着少女的清新和羞怯，他的微笑又象个孩子般

的天真和纯洁。

白马小安，似乎对一切都那么热爱，又对一切都那么淡然，提起马缰，扬鞭而去。

当世七大门派的高手对决的险局中，又是小安，悠悠闲闲牵着如云如雪的白马，轻轻松

松的走进了剑气网阵。

那七大高手的绝世功力，是任何人都不可抵挡的。

但小安就那么走了进去，象盏温暖的灯光扑进了寒气逼人的冰室。他略带落寞的站在剑

气网阵正中，用手随意一挥，七大高手的毕生杰作都合成一处，向面前的山仞击去。

就象少女抛出了绣球，渔童打了个水漂，那七股绝世之力轰然击在巨岩之上。

机缘命定，石壁倒塌，一个秘洞赫然出现，竟有无数的珍宝秘诀，连国连城。

于是为这宝洞而拼的七大高手心悦诚服，公推小安为新一代盟主，结成“悲欢社”，一

时之间成为武林中最为强盛正义的帮派。

那时常挂着淡淡微笑的小安，就成为江湖中绝无仅有的最年轻的一代领袖。

--

你好象对他们很熟悉？他盯着我，冷冷的说道：那个小安现在在哪里？我保证他在临死

前看到的只是我的刀光一闪！

他现在似乎不妙，我苦笑道，受了很重的内伤。

噢？他大声哼了一声，这么了得的白马小安，竟是如此不堪！

其实是这样，我向他解释：“悲欢社”的成立和发展，引起了黑道上朋友的仇恨，一个

很神秘的帮派就一直在追杀小安。但是他们还要调查一件事，究竟“白马秋水醉花雨，清月

孤灯梦菩提”中有几个人在背后支持“悲欢社”与他们为敌？因为小安的运气和武功太好

了，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哦，那你又是谁呢？你是哪一方的呢？他问道。

我是“心圣”文如墨。我笑着说，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你呢？

我嘛，他呵呵冷笑，我将是未来江湖新的领袖！你记住我的名字吧：风千斩！

我也向他笑了一下，说：你不要以为小安浪得虚名。你知道今天黄昏前他出去过一次

吗？他是飞奔百里之外击杀一个庄主，血洗山庄，一气诛杀鹰犬56口！

那也不会伤成这样！风千斩说。

听我说完啊。我说：打伤小安的固然有56个高手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妻子的重

重一击！

噢？风千斩眉头皱了起来，为什么？

我其实知道很多事情，我笑了笑，说：因为小安总在外面寻花问柳，风流生情，她早已

不满很久，而且这次杀的庄主，就是她的亲哥哥！

哦。风千斩嘿嘿了一声，说：有些意思了。

有这么一个人，他故意安排女孩去勾引小安，让很多人都知道，传到她的耳朵里；再让

一个她的旧日的追求者去找她，给小安以误会，他自然愤怒不已，冲进去和她理论，而她更

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杀兄之仇，背叛之恨，误会之恼，无疑必下狠手，这世界能伤得了小

安的，除了他的爱人，又有谁呢？

好阴险的安排！风千斩大声说道：我好佩服！那小安为什么明知是他妻子的哥哥还如此

残杀？为何自己沾花惹草却受不了别的男人对她的好呢？

呵呵，我笑了，慢慢的说：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个安排这一切的人，又是谁呢？风千斩意味深长的看着我，说：是，你！

不是！我马上回答，是小安的妻子！

啊？他呆住了。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她这样做，是有她的目的的。我说，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小安被他的爱人合情合理的打

伤了，是有很多好处的，有许多人可以趁机做很多事。

那会是些什么样的事呢？风千斩问。

我不是很清楚，我回答道，我只知道她的下一步安排是我去送这封信。

你怎么这么听她的呢？风千斩忽然离我很近，用一种催眠的声音说着，她是不是“悲欢

社”的后台，你是不是很爱她，百合为什么不杀小安，“开山巨斧”是谁杀的…

\*

他是怎么死的！！！忽然一声暴喝，风千斩的刀劈面就向我砍下！

好快的刀！好锋利的刀刃！好迅疾的刀法！

已经劈到了我的鼻子尖儿了。

我的手盾以最快的速度挥了出去，终于将这生死的一击挡开。

右手的弯刀滑出去了，风千斩的手和刀一起坠落在地。

他木然而立。

我笑了笑，说：我早就知道你是帮主派来杀小安的第三个人！而且你也要知道，我的功

夫打不过他们八个中的任何一个！你不要那么狂妄了，真可怜！

那你为什么不杀我？他吼了起来。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那么多！

谢谢你的酒，谢谢你和我的飞奔！我说的时候，感到眼眶好热。

我相信我们还是真正的朋友，所以我告诉你这些秘密。拿一条命换你的合作，可以吧！

你可以回去告诉帮主：是小安的妻子打伤了小安。拜托！后会有期！我说。

转过身，我头也不回的向前走去。

--

我看着熟睡中的小安，听着嘶哑的虫鸣，久久难以平静。

如墨！他现在在哪里？他在做什么？安不安全，吃好睡好了吗？他总是那么笨，那么不

会照顾自己。怎么让我能够不担心？怎么让我不时时牵挂！

我拿起木梳，缓缓的梳着长发。忽然我想着：他此时会不会也在把她如此思念！

我的心就猛的痛了起来。现在他不在，我可以不装的那么坚强迟钝了，我是真的心如刀

绞啊！

夜似乎很长，没有尽头。我望着窗外摇曳的疏竹，感到一种冷。

帮主，会怎么惩罚我的背叛？

其实我一直在等他这么一个人。

一个让我满心倾慕，两情相悦的人！

可是我找不到，遇不到，等不到！我好恨，恨世间的无情，恨俗物的包围，恨自己的完

美！这完美成为我的重负！让我无法象其他女子那样，找一个老实忠厚，或是有钱有势的男

人嫁了。我总不甘心！还要痴痴的追寻我那飘渺无踪的爱情。

这等待和空虚让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宁可去这种邪教魔帮去放浪形骸，以求解脱。

不是没有过好的男人，但我还在等，我知道他再不来，我就要毁灭下去了，谁也无法拯

救。

文如墨，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想不通这些。我叹口气，我知道肯定和他的样子很象，没办法，他早已经和我血乳交

融，刻骨铭心了。

尽管到现在，他只拍过我的肩膀。

难道在他眼里，我永远都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一点女人的魅力都没有吗？我承认我

我拿起我的刀，打开门。

一个面色苍白，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向我问好。

请问“心圣”文如墨文兄在吗？他低着头，似乎很害羞见到女孩子的样子。

他不在。我说，请问您是…

我姓柯，人们总是叫我“秋水小柯”。他的声音低沉，轻柔。

啊？我吃了一惊，说道：他去给你送一封信了！

小柯抬起头，看了我一下，他表情的慌乱和羞涩，让我忍不住好笑。

那该怎么办？他居然手足无措了。

我以前结识的豪客大侠们，哪个不是潇洒自信，坚强果断？居然鼎鼎大名的小柯，竟象

个孩子似的，文弱幼稚！怎么混了个名声！

我对他说：反正夜已很晚了，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也许他找不到你，就回来了呢。然

后我退了一步，让他进来。

他却吓了一跳，脸涨的通红，也退了一步，嘟囔道：这…不太好吧…

我扑哧乐了出来，上前拉住他的袖子，说：你怕什么呀，我床上还睡着个男人呢！

这句话吓得他转身就跑，他跑的太急了，我手里留下了他的一截衣袖。

这小柯，轻功好的惊人，转眼之间就一溜烟的逃的没影儿了，回到屋里，看看床上熟睡

的小安，想想刚才我那句话，真是自己都忍不住笑的肚子痛。

一个白马小安，一个秋水小柯，两个名动江湖的年轻人，一个在我床上睡着，一个被我

吓跑了，还丢下一截衣袖，我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下次文如墨再回来，我好象就不是很怕他了，也要摆摆架子喽。

忽然，我开始为如墨担心了：小柯来这里找你，你又在哪里找他呢？

一阵兵器撞击的声音响了起来。

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响亮，从远处直向我的屋门而来！

我奔到窗前，向外望去。

门外竟然黑压压围满了人！全是帮里的高手！

难怪我竟然毫不察觉，他们在这里埋伏了多久？这正在撕杀的又是谁呢？

近了，在微蓝的月光下我看清了，正是秋水小柯。

他一路疾走，手里拿着一柄短剑，舞动着，把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击来，砍

来，刺来，扫来，劈来，扎来，砸来的各种兵器一一封住。

他踏出一步，就猛的一挥，在刀网剑影里透出一个缝隙，准确的刺入一个人的咽喉。

剑太快了，来不及叫喊和呻吟，就倒下。

我站在窗前，手里拿着那截衣袖，看的目瞪口呆。

看那个害羞温柔的小男孩，在人丛刀林中凶猛冲刺，拼挡挥刺。

他一步一杀人。

--突然一声清脆的笛子鸣响，围困小柯的众人纷然退下。

于是屋前一片空地，只留下若干尸体和小柯一人。

他慢慢退到门口，凝神看着敌人，并不进到屋里来。

我知道是他发现了埋伏的高手，故意拼杀以向我示警，现在在门口也是为我护卫，还不

好意思进来。心里就一阵的感动。

如果，如墨也能对我这样，我会是多么的幸福和快乐！

门外众人一分，在淡蓝的月光下，一个白衣少女走了出来。

她笑意盈盈，神采奕奕，手里拿着一把竹笛。

我知道帮里收罗了很多高手，而且彼此都互不知晓熟悉。但我们的衣服上，都有一个显

眼的标记：一朵十六瓣的花。

花越多，代表地位和功力就越厉害。

我身上，绣了三朵“十六瓣花”。

文如墨是五朵“十六瓣花”。

而这个拿笛子的少女，却在白色长裙上，密密的开满了八朵“十六瓣花”！

小柯看到女孩子，顿时就不自在起来。

白衣少女笑了笑，她长的并不很美丽，脸是一种很忧郁的样子，而且显得有些老意横秋

的，但她一笑起来，就焕发出一种夺人的风采！

她说：摆“迷花雾影”阵。困住这个小孩子。香草婆婆把小贱人杀了。白马小安是我

的。

好象一切都在她的掌握和意料之中。我很讨厌这种样子，因为我做不到！我不喜欢有女

孩子能做的到，而且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尽管她不如我美丽，但我不得不承认她比我更有魅

力。

而且我有一种预感，这个女孩终将会从我的生命里夺走什么。

盯着她，我的杀机浓了起来。

“迷花雾影”阵是帮里对付难缠的高手时的杰作。只见十六个披着长长斗篷的青衣人跃

了出来。把秋水小柯围住，忽然就各自疾走起来。

风把斗篷吹起，象一朵绽开的花瓣。

于是一朵怒放的十六瓣花把小柯包在了中间。

身形交错，眼花缭乱，仔细看一会儿就会头晕目眩。

就在小柯有些恍惚，眼睛一眨的瞬间。

一声清喝，十六瓣花象受了刺激的含羞草，忽然颤抖一下，向花心包去Ｎ铱吹\*十六把

长剑向木然的小柯刺去！

一只冰凉的大手，忽然就从窗外伸来摸向我的眼睛。

我急忙向后一跃，躲过了这无声无息，如同鬼魅般的偷袭。

百草婆婆露出一张丑陋的怪脸，从窗子里翻了进来。她身上也歪歪斜斜，绣了四朵“十

六瓣花”。

她嘿嘿笑着，又一次向我恶狠狠的扑来∥业牡叮材羌渚拖蛩┓缰栌臧愕呐\*了十几

下。

她一纵跃开，换个方向，又再次的飞起下击。

我眼睛余光里一下瞥见那个白衣少女笑吟吟走到了白马小安的床前。

--

我奋力挡住百草婆婆的凌空一抓，飞身向白衣少女砍去。

这一击凝聚着我最阴狠毒辣的招数。

这时，我忽然感觉原来长得美丽，并不是好事情。在学武时，我总能得到师父师兄们的

照顾和宽容，使我自己就不肯下苦功夫练，到现在也只是半瓶子醋，每回遇到高手就一阵的

后悔。

但这一击，我很有自信。

白衣少女却连头也不回，把手里笛子向后一挥，我的招数已然不堪。

斜窜出去，躲过她的笛子，却一头向百草婆婆的怀里撞去。

已经感觉那双大手触到了我的咽喉，就要狠狠的掐下。

如墨！我绝望的在心里喊了一声，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让我死在你的怀里！

眼前刹那间出现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无数的往事急速的在生命里掠过，我仿佛在漫天的水中沉重的落下。

那双大手，忽然不情愿的松开了。

我呻吟了一下，看到百草婆婆的身体向后倒去，丑陋的脸上面目狰狞，白发披在了双

颊，鲜血如注。

一柄短剑，从她的眉心刺了出来。

秋水小柯，威风凛凛的站在那里，脸上是我见到过的最可怕最震撼的神情。

这种神情，让每一个女孩都禁不住敬畏崇拜，仿佛大风里玫瑰的抖颤。

他的身后，密密的躺满了尸体。

但他依旧一身灰色布衣，连一点血污也没有粘上。

秋水小柯和白衣少女默然面对。

一个是见了女孩就脸红的羞怯少年，现在却怒目横眉，满身的杀气！

一个是颐指气使，自信从容的女孩，现在却笑如黄花，说不出的温柔。

你好俊的身手啊！她说，你不会就是白马小安吧？可是，我听说小安被他妻子打伤，躺

在床上的该是他吧？不过，这么年轻，这么优秀，不是小安又是谁呢？

小柯冷冷的说道：我姓柯。

少女歪着头，用手掠掠发丝，想了一会儿，摇头说：不记得有这么一位啊！我只知道白

马小安是优秀中最年轻的，年轻中最优秀的…

好阴险！我差点叫出声来。女孩子对女孩子，总是很了解。

果然，秋水小柯向床榻之上的小安投去复杂微妙的一瞥。

就这瞬间！白衣少女的笛子迅疾无比的向小柯刺去！

已经到了他的眼前！

骤然从笛口吐出一个剑尖！

太突然！太凌厉！太残酷！

小柯已然无可逃避！

我的惊呼停在舌尖，不容喊出！

这时，一只手握住了白衣少女的手，轻轻一带，竟把她搂入了怀中。

一个声音说：长的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干么要杀人？再说那是秋水小柯，你打不过的。

语气是那么温柔和蔼，使这寒夜的小屋里猛然温暖了很多。

正是白马小安，仿佛刚刚从酣畅的梦里醒来，脸上依旧挂着梦时欢境的快乐和喜悦。

--

白衣少女一下被小安制住，靠在了小安的怀里。急得大叫一声：你放开我！

小安一笑，松手让她跳开。白衣少女又羞又急，挥笛便向小安攻去，不料小安伸手一握

一带，她又偎到了小安的胸前。

我看着实在好玩，忍不住“哈哈”一阵大笑。小柯脸上也有些好奇和有趣的表情。

这时，屋里活着的已经只有我们四个年轻人，局面又控制在我们手里，气氛已显得轻松

愉快多了。白衣少女气的要死，用力挣扎也难以摆脱，忽然厉声喊道：你放开我！这声音吓

了我们一跳，充满了愤怒和委屈的力量，还带一丝哀怨和绝望。

她已经不是个血腥的杀手和敌人，她的那种气势和敌意已经无法维持下去，其实她还只

是一个小女孩。

小安一愕，彻底的松开了她。

她握住笛子，用力向自己的心窝刺去。

小安伸手一抓，就把笛子拿在了手里。

她伏在桌上痛哭失声。

我向小安笑笑，说道：你怎么总是这样？

小安笑笑说：百合，谢谢你一直在照顾我，我的伤已经好了很多了。

然后他看着我说：你那天和如墨的话，其实我都听见了。谢谢你们的苦心，我不知道你

们帮主怎么搞的，总派女孩子来杀我，我是一点也不怕的，呵呵。

小柯说：小安，如墨要送给我一封信，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我说：是“夜游神”贺天飞让他送的。

这时，一直在号啕大哭的白衣少女忽然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小安走过去，伸手拍她的肩膀，关切的问道：你怎么了？

说时迟那时快，少女猛的一转身，在小安充满怜惜和温柔的脸上狠狠的抽了一记清脆的

耳光。

什么白马小安，我对你很失望！她冲小安喊道：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你以为很

多女孩子喜欢你，倾慕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多让人伤心！原来传

说里的小安，竟是如此的轻薄和好色！你现在在我心目中一文钱都不值！你把我杀了吧，我

一点都不怕你！

她挺着胸膛，对小安怒目而视，表情是那么的坚定和无畏。∥液鋈恍睦镆凰幔\*上前把

她拉在身旁，对小安说：确实是你的不对，向人家认个错吧？

小安瞪着她，似乎被这一巴掌和这几句话震撼的反应不过来，他还不相信这些都是真

的，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好象一直在等待这一巴掌和这几句话似的，因为他神情的惊愕

愤怒羞辱恼恨之中，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喜悦，同时，我注意到他看她的目光中，忽

然燃烧起一股明亮的火焰。

这种火焰，正是我对如墨朝思慕想，梦寐以求的啊！

她也感觉到了，忽然有些怕，垂下了头，竟不敢和小安的目光对视。

--

（以下开始，所述的“我”变为白马小安！！！！）

在那风吹草低月光苍茫的山岗！

我们三个人，为白衣少女送行。她执意要回帮里覆命，我们怎么也无法挽留。她有自己

的原则和方式，而且她的决定从不动摇。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她笑着说，记住我的名字是：子矜。

她的眼睛一直在躲着我的。而我的一直在寻找她的。

也许，我们的情谊只是短短的今夜！子矜说，明天我们就要为各自的理想和利益去战

斗，今夜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百合拉住子矜的手，叹了口气，说：帮里的条律你又不是不知道！

子矜正色对百合说：我虽然把你当做一个朋友，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和你不一样！我不

会象你一样为了类似于文如墨这样的爱人背叛我的信仰和事业！对我来说，爱情固然重要和

美好，但绝不是唯一的和最重要的。

说完，她的眼神慌乱的掠了我一下。这让我等到了，因为我一直在注视着她。不知为什

么，我心头一阵满足和喜悦。

走了！保重！子矜扬扬手，在风里白衣飘飘，渐渐的远去了。

我们去哪里？百合看着我说。

此时我竟茫然毫无头绪。心里还在想着：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小柯说：不如我们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吧。

抱膝坐在长草深处，听虫鸣松涛，三个人都不说话。

我看了一眼百合，她一脸专注，一定在牵挂着如墨。

小柯已经闭目养神，心神入定了。

真羡慕他！这样的年轻人！单纯朴实，少了多少烦恼和妄念！

我只要每天有一段这样精力集中，心神专一的时间，我的“风雨剑”早就可以练到第9

层的境界！

但现在只有3层。因为“悲欢社”的很多事情要去筹划组织，还要随时和绣着“十六瓣

花”的杀手拼命。有时，真的很累，很疲倦！

这时，我多么希望有一双温柔的手，一个深情的吻。

每个人的成功所在，各不相同。

有的人，靠毅力，以勤补拙，功到自然成；有的人，善于剑走偏锋，随时把握任何有利

的机会；有的人，只是因为某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奋发自强，竟不意结成硕果。

我呢？我的成功靠两样：天赋和激情！

我绝不虚伪的说自己不行，我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天厚待于我，几乎给了我世间众生

所梦想的一切。让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可是，这持续不断的挑战超越和征服胜利，让我感到无尽的空虚和寂寞！

因为做什么事情，都在把握之中。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于是，许多的事情，我实在不屑

于一做！那简直是对我优秀生命的浪费。

但没有事值得一做，又如何让我填补这生命中的空虚和无聊？

我一直渴望迷恋，那种浑然忘我的投入，真的让你觉得生命轻松无比，时间不再是不堪

的重负。

但每次迷恋的东西，又很快的掌握控制和擅长了，于是又是一次厌倦，放弃和逃离。

幸好在这一次次“拿起，放下”的过程中，我积累了能力，实力和魅力。

激情造就了我，我已然难以离它而去。

而且女孩！美丽可爱的女孩！永远是我激情的源泉！

我不象文如墨，能结交生死的兄弟；我也不是秋水小柯，以练武杀人成为绝代高手为人

生目标；我的灵感和欢乐，全来自于那些美好的情感。

每一次和一个陌生的女孩相遇，生命中便燃烧起无尽的烈火！

我将充满精力，神采奕奕的去工作，锻炼，学习和创造！这一次次的美丽感情不断增加

我的魅力，这增加的魅力又帮我一次次的获得更加美丽的情感≈沼冢孟\*这世上已经没有

一个女人再能够独享那份魅力。

甚至包括我的妻子，就是那个令江湖无数豪杰尽折腰的“第一美人”----花雨。

命里注定我的爱人只能是激情本身。

而所有的女孩，就是我生命激情的火种。

月渐模糊，夜空青而微蓝。

我不禁一跃而起，对百合和小柯说：不行！子矜这样走，太危险！我要去找她！

百合竟然很平静，看了我一眼，说：可你的伤……

我大笑一声，说道：不妨事！你们两个继续寻找文如墨吧，有小柯在，我很放心。

我这就跟着子矜去你们那个帮里瞧瞧，究竟有些什么厉害！

真心朋友的告别，总是平淡简单。

我转身踏上子矜离去的小路，感到那份熟悉和久违的激情与狂热又充满了我的生命月渐

模糊，夜空青而微蓝。

我不禁一跃而起，对百合和小柯说：不行！子矜这样走，太危险！我要去找她！

百合竟然很平静，看了我一眼，说：可你的伤……

我大笑一声，说道：不妨事！你们两个继续寻找文如墨吧，有小柯在，我很放心。

我这就跟着子矜去你们那个帮里瞧瞧，究竟有些什么厉害！

真心朋友的告别，总是平淡简单。

我转身踏上子矜离去的小路，感到那份熟悉和久违的激情与狂热又充满了我的生命

满天弥漫着浓浓淡淡的晨雾。

人在雾里的时候，是很奇妙的感觉。

看不到世间的一切，只有身边的，眼前的，和自己，才是真实的。

我此时就走在清晨的雾中。我在这雾里迷失。

我看到的只有孤单的自己，生活在身边的真实里，可我却追寻着远方似乎更加美好的梦

想，这是不是我迷失的原因呢？

一阵悠扬的笛声在雾里远远的传来。

是子矜！我循着笛声的方向而去，可飘忽的风让我又一次的迷失！

已然来到了一片池塘的前面，有朦胧的睡莲和青青的浮萍。轻烟袅袅，慢慢升起，隐在

那些小桥和柳丝里去了。

笛声如诉，是一个心怀情愫的少女在低低的浅歌。

断了又起，飘远又近，仿佛她的心情也在起起落落，没有痕迹。

笛声，象温柔的手指抚摩我的面庞，让我闻到风里吹送的馨馨花香。

骤然而停。雾也散去。我看到一个白衣少女的背影在前面的水畔，清爽的风带起她的衣

裙。她在那里痴然而立，我又何尝不是呆呆的注视她的身影！

走近些，不出一点声音，怕惊醒这未醒的晨梦。我已然走到她的身后，甚至呼吸到了她

那特殊的幽香，感觉到了她飞扬的发丝，她却仍旧浑然不觉。

你啊，真是的…，她喃喃道，我啊，也是的……

真是什么？也是什么？我忽然笑了，问道。

啊？她猛然回头，一看是我，惊的转身就跑，可前面就是一池碧水啊，我只好一握一

带，又一次把她拉进了我的怀中。

你吓着我了…她居然不再挣扎，一任我握着她的手腕，说：你以后不要这样了！我会的

心痛的…

那你说，我真是怎么了？你又也是怎么了？我抱紧她，在她耳边轻轻的问道。

你不要这样了，我不喜欢的！子矜一抖身，从我身前离开。面对着我，清清楚楚的说

道：你真是个年少轻狂，华而不实的浪子！我也是的，一个又傻又笨的蠢丫头！

年少轻狂，华而不实，八个字，重重的击在我的胸口。加上她昨夜给我的那记耳光，和

那些怒斥的话语，让我一些沉睡以久的东西开始苏醒。

我勉强笑了笑，故做嘴硬的说道：即使如此，你也很喜欢和我在一起，是吗？

子矜冷笑一声，说道：就算我曾经喜欢过你，也是喜欢你的名气和才华，我喜欢你也有

我自己的尊严！你以为我很愿意和你做朋友吗？告诉你，我很想杀了你！

我的任务本来就是杀了你！可惜我就是杀不了你！

说到这里，子矜手中一摆，那只竹笛被摔在地上，碰在石头上碎裂两半，发出呜咽的悲

声。

这声音盖住了破空而来的一只急箭！

我就看到她身子一震，一个染血的箭头已经穿过了她的肩头！

她闭着眼睛，哼了一声，倒了下来，我急忙伸手扶住，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从她的手

上传遍我身体的每个角落。

我怒吼一声，向她身后望去。一群蓝衣武士围了上来。领头的竟然是“传云透们”悲欢

社”的人啊，怎么回事？

郭六！我厉声喝道：你做什么！

郭六阴沉的看着，笑着说：小安，我知道你对这个女子有意，可她和一个丑老太婆前些

日子杀了我们“神箭门”40多个兄弟！我们等她们，已经很久了，今天你不让我报这个

仇，是不行的！

我知道“悲欢社”其实是个很松散的组织，很多人嫉妒和不服气我，但这么嚣张，我真

是又惊又怒。当下喝道：你们还要不要“悲欢社”的号令和指挥！

谁不知道你已经得罪了你妻子花雨？她还打了你重重的一掌！郭六笑道：你以为你很了

不起啊？在“悲欢社”里大家都是给花雨个面子罢了，你又算个什么？我早看不惯你那种狂

妄清高，得意洋洋的模样了，而且自做多情，风流好色，你让我们这些名门正派所不齿！说

罢，他重重的在地上吐了一口。

我狠狠的盯着他，说：你信不信，我一下就能杀了你！

郭六仰天大笑，说道：小安！你太自信了吧！江湖公道，社里的规矩，你敢全不当回

事！我杀她，于公于私都合情合理，你就因为喜欢她而杀我，你会激起江湖公愤，你将身败

名裂！

一股怒火冲了上来，子矜的饿伤势令我急迫，我猛然大喝一声，劈手就夺过郭六的弯

弓，一挥手就把他打出丈外，抱着子矜，我冲入人丛，瞬间就跃到百米之外。

忽听身后哭声顿起，我微一迟疑，掠身回来，已然无人敢挡。只见郭六的脑袋正撞在石

桥栏杆，已经毙命。众帮众向我怒目而视，神情是无比的悲愤和仇恨！

我何尝不也是满腔的悲愤！

抱着子矜，我转身疾走，不知路途，只向草深山高处！骤雨如刀，割在我的脸上，我发

足狂奔，一路禁不住的长啸悲号！

安哥，我们在哪里？我好冷，子矜醒来，微微说道：我们那里去？

子矜！我用尽力气喊了一句：这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地方仇恨！

我何尝不也是满腔的悲愤！

抱着子矜，我转身疾走，不知路途，只向草深山高处！骤雨如刀，割在我的脸上，我发

足狂奔，一路禁不住的长啸悲号！

安哥，我们在哪里？我好冷，子矜醒来，微微说道：我们那里去？

子矜！我用尽力气喊了一句：这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

--

雨已停息。我终于找到一座破庙，奔了进去。

点起一小堆火来，感到了一点温暖和明亮。

子矜一直在轻轻的发抖，抖一下，我的心就一阵震颤！

箭已穿透她的肩头。我用剑削下两头，抱住她，对她说：子矜，咬牙，咬牙！一定要挺

住！

子矜在我的呼唤下，茫然睁开双眼，忽然低声喊道：安哥！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啊！我不

能…你有妻子的啊！…我不对的…我不能爱你啊…

安哥，别离开啊…我很冷啊…我不会的…不会的…

她又晕然睡去。我的胸膛一阵雷轰重击！如果还能有泪，我要痛哭一场！

就让我一只眼流成长江，那只眼流成黄河！

我黯然一声长叹！

风带着寒意，雨打飘零的落花残叶，一起扑进我的心里。那堆燃烧的火，正挣扎着慢慢

熄灭。我忽然觉得自己正在渐渐的变得冷酷起来，一种很硬很粗的东西弥散了我的生命。

扶住子矜，我向她的后背一击，那段箭杆飞了出去。

一把撕开她的衣服，露出她的肌肤和肩头，用金创药轻轻上好，再扯下衣襟，仔细的包

好。

触到她肌肤的时候，我的心里一片平静如水。

我吃惊自己竟然如此，我欢然自己终于如此。

抱着子矜，我听着檐下的滴水，望着渐蓝的天空，慢慢的度过了今夜。

这一夜，无数的往事在眼前流转，无数的念头象花朵一样盛开和枯萎，我感觉到一根根

的胡子长出了面庞。

清晨的鸟鸣和钟声，让子矜醒来。

她睁开眼，看着我，想笑一下，又使劲挤着眼，不让泪水夺眶。眨了一会，她说：让我

站起来。

我低头看着她，说：不行的。你现在和虚弱，受伤了，还发着烧。

哦，她闭上眼睛，又睁开，说：不行，这样你太累了……

我鼻子一酸，说：我不累！真的！你听话，好好休息！

她还想笑，但泪水已经顺着她的面容，缓缓的淌下。

我鼻子一酸，说：我不累！真的！你听话，好好休息！

她还想笑，但泪水已经顺着她的面容，缓缓的淌下。

她伸出手来，摸着我的脸，柔声说：才一晚上，你就瘦了…一闭眼，更多的泪水无声无

息的漫流而下。

她的手指抚着我的脸，问：安哥，你就这样守了我一夜吗？

我点点头，哑哑的说：是，我一直抱着你，一直没有离开过你。

她在泪水里欢颜为笑了，还低下脸来，想隐住一丝少女最美丽的满意和娇羞。

--

每当夜尽晨明的时刻，我都有一种追忆和怀念的感伤。

夜晚！对我来说，总是那么美好和短暂。

夜晚，面对的是自己；白天，要面对的是世界。

我费尽心机，东奔西走，生了一堆更大的火，搞来了瓦盆和清水，还摘了几个青青的玉

米，在火上烧出一种温暖和芬芳来。

子矜醒来又睡去。醒着的时候，就一声不响的，弱弱的，乖乖的，卧在在那里，静静的

看着我。我眼睛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努力的笑一下，好象在说：我很快乐，真的，一点都不

想哭。

雨，又无声的下了起来。

我毫无倦意，看着门外的苍茫雨色。心里，一种悲凉，一种喜悦，一种惆怅，在交替的

奏响。

安哥，你睡一会子吧。听见她在轻轻的说。

摇摇头，丢一块木柴进火里，溅起的火星飞在我的眼前。

安哥，你睡一会子，好吗？这声音如此宛转哀怨，让我不得不回首，面对她，微微笑了

一下。走过去，走在她身边。

她伸出手来，接住我的手，顺着我的肩膀，抚着我的头发和眉毛，眼睛。

坐下来，坐在她身边，才感觉那么疲倦和劳累。于是一声长吁，仿佛听的雨声也骤然大

了起来。

她说：安哥，你过来，我有话说。

我低下头，听她说话，她却在我的脸轻轻的吻了一下。

她却在我的脸轻轻的吻了一下。

我却一阵心酸！别过头去，不敢面对她，只看着又要黑下来的天空。

安哥，我知道，你为了我，把你的部下杀了，你很为难的；你其实，不必为我这样的。

我不值得你这样的。她柔声的说。

怎么不值得呢？我笑了，说：我白马小安，就是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我要救你，谁也拦

不住的！

可是，她皱着眉头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他们来杀我，是没错的，难道我和香草婆婆就

白杀他们的人了？这就是规矩和道义，我们活着，就靠这些庇护和维持啊，谁也不能随便破

坏的。

那是他们！我激愤的说：我不需要这些，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要做什么好盟主和大英

雄，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的人！我这一辈子，只想做我自

己！

她苦涩的笑了一下，说：如果那些被美化你，神化你的故事骗的神往倾慕你的人们听见

了，该是多么的失望和震惊啊！

那么，子矜，我问你，世界上的英雄豪杰和大奸大恶之徒到底有什么区别？

究竟有没有人是为了信仰和理想而努力奋斗？就说你们这个帮派，现在人们都说你们是

黑道邪派，可那不是因为我们“悲欢社”先占据了仁义道德？事实上，一开始，我们还要联

盟的，只不过你们帮主不肯做副盟主，非要做正的，两边才紧张仇视的。你们和我们敌对，

自然得处处反对我们，因此就成了所谓的黑道邪派！说你们心狠毒辣，我们又怎么样？我血

洗山庄，杀了那么多人，甚至包括妻子的哥哥！可人们，都连声称好，说痛杀鹰犬，大义灭

亲。你看小柯杀人，也是那么毒辣凶残，又怎么说就是一代少侠？那郭六射你时，又何等卑

鄙无耻，还哪里有什么道义规矩！

我悠然长叹，看着夜的世界，说道：这个江湖，已经让我很厌倦了，很累了。

子矜默不做声。在沉静的雨夜，火和雨的声音，在一起鸣响。

其实，她慢慢的说，我也不是为了什么信仰或恩怨投到这个帮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让自己不受坏人的欺负，因为从小，就没有人管过我，保护我…，后来，练了武功，学会了

杀人，武功越高越要杀人，越杀人武功也就越高，慢慢的，也就…∠肮吡恕\*

火焰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风里的影子在舞蹈和飞翔，地上的人儿却在沉思和叹息。

安哥，我又倦了，要睡一会子了。子矜说道。

我有一种做梦的恍惚感，在这远离人烟的深夜，和心爱喜欢的女人，身处在这斗室里

面…

我看到她咬了一下下唇，好象点一下头，抬起眼睛，说：安哥，你也过来吗？

我的热血涌到眼睛，一下跃身而起，我不知该往哪里看，往哪里站，我狠狠的说：我还

不困！你先睡吧！

我的热血涌到眼睛，一下跃身而起，我不知该往哪里看，往哪里站，我狠狠的说：我还

不困！你先睡吧！

一下打开门，我大步走进风雨之中！任冷雨浇满我的全身，任长风拂起我的乱发，我握

拳仰天长啸！

安哥！不要淋到了！回来吧。轻轻的呼唤，渐渐的微弱了下去。

站在门前的雨里，听着她沉睡的呼吸，听着她醒来的叹息，守望着，沉思着，我一直在

默默的微笑。